

生/活/随/笔

## 迷失在嘉陵镇



阿蛮

嘉陵江自灵官峡起,进入秦岭南坡一连串峡谷之中,山峰奇崛,怪石嶙峋,江水奔腾。顺着江流,我来到了与嘉陵江同名的嘉陵镇。

嘉陵镇位于甘肃徽县南部,整个地形就是峡谷间的一块坝子。峡谷间架了座单跨斜拉钢结构大桥,名为“嘉陵大桥”,省了“江”和“镇”字,却把两者都涵盖了,颇具匠心。在桥上观小镇全貌,嘉陵江如一条翡翠纽带,把峡谷两边陡直的山和镇街连接起来。嘉陵镇居民说四川方言或是古有的传统,世居者多为蜀人。时至今日,嘉陵镇“南控巴蜀”的交通枢纽地位依然突出,譬如宝成铁路徽县站,不是设在县城,而在20公里外的嘉陵镇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宝成铁路除广元至成都段外,大部分线路都与嘉陵江并肩而行,嘉陵江是铁路设计的灵感所在。或许也因为此,我与嘉陵镇注定有一次终生难忘的邂逅,一天之内两度相逢,差不多可以称作迷失了。

那天我是先在徽县城里参观过李白广场、吴玠墓、回民街后,再搭上中巴车去的火车站,计划下一站去略阳。早前查到自宝鸡来的火车每天只有两趟,上午是T7特快,下午是一次普快列车。到火车站,问中巴车司机,去嘉陵镇游览后还能赶上6064次车吗?司机肯定地说,能,下午2点40的车,你还有两小时空余。

宝成铁路徽县站与嘉陵镇隔江相望,距离不足一公里,沿河滩上行很快就到了嘉陵大桥。过桥走完镇街,掐着时间回到火车站,售票窗口却无人值守。票务员去了出站口,帮着为刚到站下车的旅客检票。看看时间足够,我在站厅轻松等待票务员回到售票岗位。随即递上身份证,说:“请给我一张去略阳的票。”

“你是要去岳阳?”票务员问。

“不是岳阳,是略阳,6064次广元车,经停略阳。”我强调。

票务员奇怪地看我,说:“6064是北上车,去宝鸡的。刚刚开走那趟车才是南行去略阳和广元的,6063!”

啊!我把车次记错了一个数,眼睁睁放过了本应该上的车!而下午已不再有南行车次。

旁边一位站务员为我惋惜说:“你进站时明明看到有列车到站,旅客下车,怎么就不问问题是去哪里的?即使来不及买票,你说明情况,我们也会让你进站,先上车后补票。唉!”

我的天!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。先前一心想的只是嘉陵镇和嘉陵江,火车车次的数字差异完全不过脑子。两个小时想着—

件事,只认定那个概念,人因何可以变得如此固执!

下行列车明天才有了,要去略阳只能回徽县城里乘长途汽车,太辛苦,也太冤枉。在火车站大门外看着滔滔南去的嘉陵江,突然意识到,从宝鸡一路下来,都是在汽车上看到她的。公路沿江铺展,位置偏低,视野受限,对宝成铁路与嘉陵江的亲密关系缺乏体验,我瞬间决定改变行程。既然早已认定了“6064”这个纠缠我那么久的列车数字,我就再固执一回,乘火车穿越秦岭回到宝鸡。

下午乘上“6064”,再次看到两当、凤县、秦岭、大散关等熟悉的地名,心情已不再沮丧。宝成铁路是最早实现电气化改造的线路,乘坐很舒适。在火车上看嘉陵江和秦岭,视角升高,境界大开。连绵不尽的秦岭诸峰壮阔雄伟,分水岭与嘉陵源俱现眼前。

第二天一早,在宝鸡乘上T7特快再穿秦岭下行。一路大雨,把嘉陵江众峡谷浸润成一幅古典水墨画卷。挂在车窗玻璃上的雨痕,犹如画家随意点染的淡墨,别有一种趣味。

再到徽县站时,天空突然放晴,阳光奇迹般重临大地。仿佛听见一声召唤,我抓起照相机跑到站台北端,站上一个高台往嘉陵江东岸看。却见嘉陵大桥西岸护坡上,高高竖立的五排钢架,分七层悬挂起总共455只红灯笼,像一条喜庆无比的彩带系在青山绿水间。顿时想起昨天去嘉陵镇社区问过,悬挂这么多灯笼有什么特别用意吗?一个年轻姑娘回答说,那是环境保护标志,森林与沿江、沿铁路的土地禁止开发,也不能打鸟。2014年嘉陵镇获得环保部表彰,成为国家级生态乡镇,树红灯笼既是喜庆,也是提醒勿忘传统。

当时听着没太在意,现在恍然大悟。嘉陵镇一带山水多情,人们与候鸟历来相处和谐。对此,唐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亦有记载:“尚婆川中有鸟群飞,二月从北向南,八月从南还北,音如箫管,俗云伎儿鸟。春来则种禾,秋去则种麦,人常以为农候。”1400年前的这个图景,因为嘉陵镇而深深刻进脑子里。在我再次告别嘉陵镇,乘车赶赴陕西略阳时,一直浮现着久久不散。

这时,天空似乎也追着我的思绪,合乎逻辑地又下起了雨。车窗外,雨中的嘉陵江连续穿越陇南月亮峡、乳峰峡、神龟峡等一众峡谷,依然保持着水墨山水画般的自然之美,古朴,沧桑,赏心悦目。陇南嘉陵镇让我对母亲河嘉陵江有了新的认识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城/市/漫/记

## 小楼一夜听春雨



李秀玲

春日里平常的一天,我也和平常一样下班回到家。窗外春光依然明媚,不减神采,楼下孩童的嬉闹声充满了活力。我关紧窗户,拉上窗帘,然后坐在电脑前,进入了我的写作状态。

忽然,窗外响起一连串急促的雷声,由远及近,像爆米花在微波炉里噼里啪啦炸开的声音,十分美妙。这是今年的第一声春雷,它没有裹挟着天地的呼啸滚滚而来,而是带来春天温柔的昭告。不一会儿,春雨呼啦啦欢快地落下来。阳台落地窗这边的雨声淅淅沥沥,像女子交谈时的浅浅私语;而厨房窗户那边装有防盗网,雨滴落在不锈钢上,浑厚、有力,像男子说话时的抑扬顿挫。左右雨声交替在一起,柔软与刚劲彼此呼应,相映成趣。

密集的雨滴,降落在世间万物之中,生出各种各样的声音美学。此时我家高楼上,虽然没有庭院前“雨声不断垂檐竹”的空蒙意境,但凝神听着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韵律声,思绪也开始蔓延。从狭窄有限的空间里飘向了窗外,飘向了遥

远的村庄与原野、无垠的天空与大地。不知此时,是否有人和我一样,在聆听着这场知时节的好雨,这场带来生生不绝希望与生命能量的春雨。

我站起身,拉开落地窗的窗帘。夜色如黛,温润、朦胧,街上的路灯散发出微弱的光芒。春雨从远处一排排摇来,看似毫无章法,但细细凝神一看,线条感和节奏感十足。像是雨神深思熟虑后的排兵布阵,千根针、万条线在夜空中汇成了浩瀚的雨幕,汇成了一幅春夜喜雨图。

此刻的我,轻轻闭上双眼,情绪中带着饱满的喜悦。我自由、畅快地呼吸着,感受这来自天地的洗礼。这自在飞扬的雨,这清新扑面风,这寓意美好春耕的春雷,这抚慰人心的美妙春夜。

脑子里忽然冒出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诗句来。我关掉电脑,躺在沙发上,垫上柔软的枕头,幻想我在一座飞檐翘角、古朴典雅的小楼里,声声春雨伴我入睡。

(作者单位: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)

诗/绪/纷/飞

## 蓝花楹的蓝



郑劲松

又一次,天之蓝开在你的枝头  
海之蓝结在你的眉间

这是五月蓝色的馈赠  
是初夏的恋人蓝色的相思  
是无处安放的梦境以及说不出的秘密  
在树上公之于众

此刻,时光是蓝色的  
血液也是,灵魂也是  
一组蓝色的词汇在风中传颂  
高雅、圣洁与高贵

因为此刻,你是诗,是画,是剧  
你是蓝色的交响,蓝色的微雨  
洗涤日光、月光与目光

爱你,就必须为你仰望,为你低眉  
为你浅唱。

你转身的惊艳,如此决绝  
比天空的蓝多一些紫色的幽怨  
比大海的蓝少一些深沉的喟叹

是的,美总有令人伤感的本质  
蓝色的泪花盛开,温柔这个季节的黎明与黄昏,让杜鹃与蛙彻夜长鸣

是的,谁能让往事开出花朵  
谁就必须经受这一年一度浪漫的内伤  
当蓝色的叹息一朵一朵地跌落  
我看见星星在深蓝的天空划动  
晶莹的泪珠,乘着月光而飞

爱你,就再为你写首诗,谱首曲吧  
蓝花楹的蓝,只蓝了一个季节  
却蓝了我整整一生:内心的大海  
宠辱皆忘,波澜不惊

(作者单位:西南大学博物馆)

读/与/思

## 手握星辰 行走微尘

——诗集《微尘里的星空》读后



金铃子

收到刘德荣的诗集《微尘里的星空》许久了,近日才得闲一读。这些诗歌,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他对生活、爱情、自然以及价值观的理解,同时也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共鸣。

诗集中的《八月的火焰,替我爱着》一首,诗人以炽热的火焰象征爱情的狂热与激情,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爱情画卷:“一对耕种的夫妇,在开垦一片隐藏繁花盛开的荒野/他们正是我羡慕的牛郎织女”。在诗人的笔下,爱情如同八月的阳光,热烈而夺目,它燃烧在田野、山丘,甚至在每一片叶脉中流淌。诗人与自然的融合,既是对生活之美的热爱,也是对内心情感的寄托。与此相反,在另一首《疼痛太轻,无颜写悲伤》中,诗人意识到,对生活的苦难,自己的情感体验似乎过于微弱,不足以承载“悲伤”这一沉重的词汇。诗人对山河之美的赞扬和雪花雪的吟唱,虽然在表面上看似虚无,但实则反映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善良与光明的渴望。这两首诗,如同情感的双面镜,构建出一个丰富而立体的情感世界。

在《我的爱与你们不同》这首诗中,诗人充满了对生命的独特热爱和珍视。通过描绘荒芜之地的点点细节,向我们展现了那些平凡而不平凡的生命。茅草、萤火虫、悬岩、树干、蚂蚁、蚯蚓等,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,这些看似微小的存在却承载了生命的顽强与奇迹。作者的心灵深处渴望与那些默默无闻的生命相连,感受它们的挣扎与坚韧,表达了一种对平凡生命的崇高敬意和敏感体验。

他写母亲,有《陪92岁的老母亲煨火》《母亲也算一个伟大的人》《愿我的枯萎成就他们的灿烂》等几首。92岁的母亲常告诫他,让诗人对亲情、善良与仁义作出深度思考。在母亲的教诲中,诗人认识到自己的脆弱,并在现实中感受到善良与仁义的价值。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,同时也在坚韧与热爱生活的态度中,表达了对世界的接纳和包容。诗不仅体现了家庭对个体的影响,也展示了诗人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力量。诗人通过诗歌,鼓励读者在复杂的世界中寻找善良,坚守内心。

在这喧嚣纷繁的尘世中,一位诗人能够秉持初心,借诗歌探索生命的真谛,实为可贵。诗集名称亦别具一格,他巧妙地将微观与宏观相融合,以微尘折射星空,引领读者对宇宙、人生等诸多哲学命题产生深思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